

哲学史

28 总结奥卡姆革命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首先，我们来谈谈奥卡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就奥卡姆做了两件事，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周一，我简要地介绍了奥卡姆，他是一位极端唯名论者，拒绝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承下来的、由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以有神论方式发展起来的经典普遍论。

周三，南加州大学的达拉斯·威拉德（Dallas Willard）和我们在一起时，他详细阐述了奥卡姆的思想。我想，这或许让奥卡姆的思想图景开始逐渐清晰起来，你们或许可以在讨论中抓住这一点。但我现在想做的是，将这些内容整合起来，回到我们在介绍中世纪哲学问题时最初提出的区别，即普遍性的实在论、阿伯拉尔的概念主义观点、罗莎琳德的唯名论观点以及奥卡姆本人的观点之间的区别。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威拉德周三认为，奥卡姆在这一系列理论中与阿伯拉尔的概念主义最为接近，而我周一则认为他与罗莎琳德的唯名论最为接近。既然我们讨论的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材料，为何会出现这种分歧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您在这里列出的差异。请区分关于普遍性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在文献中通常以普遍性与特殊性、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来表述。

种族。是否存在先于特殊事物的普遍性（ante rem）？是否存在存在于特殊事物中的普遍性（in rebus）？是否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后于特殊事物的普遍性（post rem）？显然，第一个问题与作为上帝心智典范的普遍性有关。这种观点认为，理念的永恒超越地位并非如柏拉图所想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永恒实体领域，而是如哲学发展出的逻各斯学说所教导的那样，即普遍性是上帝心智中的理念，上帝根据这些理念创造了永恒的智慧——即上帝的智慧和原型原则。

也就是说，上帝的理念是适用于普遍范畴的理念。例如，物种的本质、属的性质、某些普遍存在的性质和关系的本质（如平等等等）。因此，上帝的知识是对普遍范例的知识。

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奥古斯丁、博纳文图拉、阿奎那等人的现实主义观点显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保留了我们所说的奥古斯丁式的典范主义。对此，观念主义者阿伯拉尔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上帝为普遍存在的事物设定了某些范例。但奥卡姆和阿伯拉尔的分歧就在于此。为什么呢？因为阿伯拉尔认为上帝有这样的典范，而罗莎琳德却认为没有，实际上，奥卡姆也持否定态度。

虽然奥卡姆确实会停下来探究上帝的观念，也就是上帝如何认识他的造物。答案是，上帝的观念并非普遍性的观念，而是特殊性的观念。它们并非上帝心中永恒不变的原型。

这些都是上帝创造的想法。这些都是他想出来的。上帝愿意想到这个，想到那个。

虽然大卫可能很快就会变成那样，但奇怪的是，上帝却先把他当作一个概念来构想，首先是在上帝的脑海中。上帝会构想具体的事物，我用“会”而不是“可能”，是为了强调这种意志性，即他愿意创造或不创造。所以，上帝拥有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的概念，其中一些是他创造的，一些则不是。

毕竟，上帝完全可以善待我的女儿，只是我没有女儿。我只有儿子。你看，祂不愿创造女儿。

以具体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而我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或者缺乏想象力地去思考。所以，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奥卡姆是一位个人主义者。

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我并不是故意用“个人主义者”这个词来玩文字游戏。毕竟，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是个个人主义者。

那么，是否存在真正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形式或普遍原则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显然，只有现实主义者才会这样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现实主义者。

其余的人都同意，不，不。那么，后现实（post-rerum）呢？我们思维中是否存在普遍概念？是否存在我们从对这个、那个或另一个具体事物的思考中抽象出来的普遍观念？随着我们进入现代，我们称之为抽象普遍观念的东西是什么？它们真的存在吗？对此，现实主义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如果他是柏拉图主义者，那么他通过辩证法认识它们；如果他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那么他通过对物种经验的直觉抽象来认识它们。概念主义者会说，等等。

概念主义者说是的。不，等等。我好像写错栏目了。

概念主义者说“是”。概念主义者说“是”。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概念主义者。

存在普遍概念，但不存在普遍实体。唯名论者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我们只能思考个别事物。

那么奥卡姆呢？嗯，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也不算。他本质上还是个个人主义者。你看，因为根据奥卡姆的说法，我们的头脑中并不存在普遍概念，不存在抽象的普遍概念。

但有些术语是通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术语主义者。术语主义，通用术语。

对奥卡姆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普遍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体事物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奥卡姆对此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文集中，我们分别探讨了他的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似乎将概念视为一种观念。

它之所以被称为术语，是因为它是我们思考的初始终点。它是你脑海中的想法。它是你思维中的术语。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特定的术语。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特定的想法，就像一个心理图像。

所以，如果你用“人性”这个词，你就会想到人性。你会根据某个具体的人的例子来思考人性。但是，他对此并不完全满意。

于是他改变了立场。他并不满意，因为这样看来，观念似乎成了介于思想和事物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他想要一种更直接的参照物。

所以他转而将这个术语视为一种心理活动，而非一种观念。它是指称行为，明白吗？比如我用“人”这个词，它指代所有汤姆、迪克、哈利、玛丽、简、莎莉，明白吗？这是一个特定的术语，但在思考过程中，它被用来指代普遍的人，好吗？一个特定的术语被用来指代普遍的人。现在，我需要补充一点，关于“主要意图”和“次要意图”这两个术语。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威拉德谈到了次要意图，或者说次要意图的概念。但奥卡姆所指的意图或意向性概念，类似于邓斯·司各脱最初发展出的那种概念。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过吗？

作为意志论者，邓斯·司各脱认为认识行为是自愿的。思考某事需要意志行为，明白吗？通过意志行为，你指称、意味着那个事物，明白吗？这就是意向性。奥卡姆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认为认识的首要意向是指称特定对象。

这是主要意图，指的是特定的对象。你知道什么？嗯，我知道某某某某某某，具体的对象。但当然，在认知过程中，还有一个次要因素，即术语本身。

这取决于你如何思考这个对象。而这是一个次要意图的对象。所以，我想到我的妻子时，首先想到的是她美丽的容貌。

坦白说，这个周末我一直在想着我妻子的生日。我刚才去了趟书店，想给她买张生日贺卡。结果发现他们没有卖给妻子的生日贺卡。

只献给母亲们。我找到了两张妻子的生日贺卡。其中一张是我去年送给她的。

另一封信上只简单地写着：祝你生日快乐，送你这几句话。打开看看吧。我们出去吃饭吧。

我最终决定，不，都不是。但我确实会用那种角度来看待我的妻子。好吧，这真是个奇怪的例子。

但这表明，人们思考某个特定事物（即主要思考对象）时，会用“这个”、“那个”和“另一个”来指代它。因此，存在主要意图和次要意图。好的，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它阐明了奥卡姆与中世纪哲学家之间的关系。

你开始意识到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变革。这么说吧，奥卡姆正在走向纯粹的经验主义，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处理我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物。

其次，他正在打破中世纪的世界观及其目的论，即认为万物皆由自然支配，形式因和最终因是其核心。他摒弃了这种观点，转而采用一种与17、18世纪机械论科学相一致的机械论世界观，即物质、动力因和力。对于抽象概念和普遍原则，他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这种怀疑态度极具感染力。他认为，造物中客观存在的秩序，即存在的等级制度，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依据。这根本没有形而上学的依据。

万物之所以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存在的方式，仅仅是因为上帝的选择。一切都是偶然的。正因为创造及其秩序的偶然性，自然法伦理便无从谈起。

我们又回到了那种意志论的进路，在这种进路中，善与恶并非取决于事物在等级制度中的固有本质，而是取决于上帝创造它们的偶然方式，以及它们所依据的神圣诫命。因此，他强调的是圣经的诫命，无论那诫命是什么。一些具体的事情。除此之外，他还诉诸于他所谓的正当理性。

正当理性是我们对造物过程中偶然事件经验的反思。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用经验去看待在这种偶然造物中什么才是最佳选择的方式，一种结果主义的进路。是吗？正当理性和自然法有什么区别？嗯，自然法和正当理性的区别在于，自然法有形而上学的基础。

但奥卡姆似乎必须要有某种本体论，因为他所说的都预设了对存在本质的一种理解。没错。要明白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区别。

你看，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建立在整个存在层级的必然性之上，在这个层级中，存在的各个层次之间没有空隙，一切事物，无论单独存在还是相互关联，都共同指向至善。奥卡姆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奥卡姆唯一能说的，是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让它按照他的意愿运行。

你会明白的。因此，根据自然法，道德义务不可能改变。但如果理由正当，情况则可以改变。

是的，是的。他这是在为功利主义打开大门。我想威拉德周三来的时候，有人也提到过这一点。

你。我听到那边传来声音。但我看不见是谁。

是的，我认为你在这方面非常正确。这确实打开了一扇门。奥卡姆和斯科特都讨论过类似的可能性，即传统上将十诫视为自然法的例证，因为它们根植于事物的本质。

奥卡姆认为最后七条与创造的偶然性相关的原则是可变的。你看，上帝怎么可能让亚伯拉罕献祭他的儿子以撒，让何西阿娶一个妓女，等等等等呢？嗯，上帝就是上帝，不是吗？道德的基础不就是上帝的旨意吗？所以，这留下了开放性。当然，也不能指望事情会改变得那么快。

他不是像上周去世的老一辈情境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那样的情境伦理学家。我有个关于奥卡姆第二意图的问题。是的。

你举例说，你可以用妻子的美貌或其他方面来形容她。使用这种措辞似乎暗示着，你必须对美有某种概念或理解才能运用这个词。是的。

你看，他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想法。他是说，具有普遍指称意义的是术语。你看，如果术语是指称行为，那么当我谈到一类事物，比如惠顿学院的学生时，指称行为就是指所有惠顿学院的学生，明白吗？正是术语，一个具有普遍指称意义的特定术语，才具有了这种普遍指称意义。

与此同时，你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这里还有次要意图。但主要意图是你使用一般术语时，所指的具体事物类别的意图。

我能理解你说的用“类”、“单元”之类的术语组，因为这些都是具体可感的。但是当你用“美”、“正义”之类的概念时，虽然我能理解你如何把它们归为一类，但它们似乎需要某种方法，某种超越一般概念的东西。是啊，你

看，当我提到“美”这个词时，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概念，奥卡姆会说我是在用这个词来指代很多具体的事物。

如果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其中一些。我妻子的脸是什么？莫奈的一幅画是另一个。芝加哥的毕加索作品是第三个。

是啊，我觉得芝加哥的毕加索真美。我是不是有点怪？好吧，我举个例子。你看？我用这个词是用来指代事物的。

他会这么说。他会说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吗？还是会说，我们可以说一幅莫奈的画比另一幅莫奈的画更好看？嗯，如果没有真正的普遍规律，那么对事物进行分类就取决于分类者是谁。没错，没错，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说的，但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们最初并不会区分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小孩，通常会把其他女性称为“妈妈”，把其他男性称为“爸爸”，等等，你明白吗？然后，渐渐地，他们才意识到某个特定的词语既可以指代单一事物，也可以指代一整类事物。是的，先生？那么，你怎么解释同一个词语可以指代一整类事物，或者同一类事物可以指代一群不同的个体呢？同样，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当然，你也可以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私密语言。通常情况下，关系亲近的人也会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私密语言。你知道，他们会创造一些词汇，作为他们专属的、私密的交流方式。

但从根本上说，语言是社群、社会的一种功能。伍德博士好像也谈到过这一点，但我没太明白。那么，在单子中，究竟是什么让人们意识到他们都能与语言产生联系呢？是的。

好的，现在你明白了，你问的是，美的标志是什么？在我举的例子中，我指的是一种感官上的吸引力，一种令人愉悦的感官吸引力。但我认为，美的内涵远不止于此。这种感官吸引力可以体现在颜色、声音或形状等方面。

“美”这个词可能只是多种不同特质的组合。是的。我就只说说感官上的吸引力吧。

卡尔？为什么威拉德博士要强调这一点？我有点糊涂了。嗯，我猜他强调的是下面这个，它介于两者之间。坦白说，他这么说的時候我有点惊讶，因为之前我跟他说过，我们已经区分了这两种立场，他说，是啊，我觉得第二种立场才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这似乎让奥卡姆更接近唯名论而非概念论。但不知何故，他却持相反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斯图姆夫也做了类似的归类，不是吗？是斯图姆夫的观点，还是我读过的其他人的观点？总之，就是这样。

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谈谈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类问题，也就是我们过渡到现代社会时要讨论的内容。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请到黑板的这一边，回到我们一直在描绘的那幅图，这幅图是我们追溯西方思想史时逐步绘制出来的。

也就是说，贯穿历史的是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传统。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传统。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哲学自然主义，它用物理过程来解释一切。

某种形式的唯心主义或泛神论，例如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以及有神论，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不同的世界观传统。

我们注意到，历史进程中另一个突出的变量是源于当时科学的概念模型的演变。我们迄今为止追踪的，实际上是希腊科学——以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论为代表——如何影响了所有这些传统中哲学著作的形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阶段，这种影响在唯心主义者和有神论者身上比在自然主义者身上更为明显。

如果你想找一个自然主义的参照点，我想你得去看看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学派或者斯多葛学派。自然主义者？不，斯多葛学派某种程度上算是自然主义泛神论者。

嗯，现在这种安排正在瓦解。这就是奥卡姆思想的革命性之处之一。你看。

因为对现实主义形式论的拒绝，就等于在说：不，我们不想和那些人合作。一场科学革命正在发生。但这场革命首先是在哲学层面上发生的，它颠覆了以奥卡姆为代表的经院哲学。

奥卡姆生活在14世纪。那时，才出现了唯一一个、也是最基本的、通往机械论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的开端。你看。

毕竟，牛顿是17世纪的，伽利略是16世纪的。但除了哲学上的分歧之外，科学革命本身也在酝酿之中。

斯图姆夫的著作中对此有一些评论，值得注意。我们无需赘述，只需再次强调，其基本思想是物质的运动。

谈到运动的物质，就涉及到另外两个概念。一是绝对空间的概念。也就是说，空间是一个均匀的、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的空间。

绝对空间。物质可以在其中运动。时间也可以在其中运动。

物体运动发生变化的时间段是恒定且无限的。因此，这里有四个关键概念：物质、产生运动的力。

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当然，如果你回到古希腊模式，那就意味着摒弃形式因和目的因，只保留质料因和动力因。

现在，切记不要进一步推断新科学完全是经验主义的。事实上，我们要探讨的是近代两种不同的科学和哲学运动。其中一种基本上属于经验主义传统，而另一种则更偏向数学，更倾向于理性主义传统。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验主义传统始于培根。弗朗西斯·培根。

大臣，并非英格兰大臣，而是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英国革命时期的托马斯·霍布斯。

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归纳法是培根最早提出的。

他阐述了这些归纳方法。有趣的是，威廉·奥卡姆曾提出过一些类似的理论，培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奥卡姆的影响。你会注意到，这基本上是英国式的。

培根、洛克、贝克莱、爱尔兰人、休谟、苏格兰人。所以我说的是英国人，而不是英格兰人。因此，这有时被称为英国经验主义。

另一方面，还有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笛卡尔是法国人。斯宾诺莎是一位居住在荷兰的西班牙犹太人。

莱布尼茨，一位居住在法国奥尔良的德国政治家。显然，这些都是欧洲大陆的思想家，所以这有时被称为欧陆理性主义。而英国的传统则受到了培根归纳法的影响，正是培根的归纳法开启了英国理性主义的进程。

欧陆哲学传统深受笛卡尔的数学方法的影响，正是笛卡尔开创了这一传统。而当这两者各自遇到问题时（其中一些问题威拉德在周三晚上已经概述过），康德尝试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

这是一个重要的日期。因此，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种是像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唯心主义。

你会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身上看到英式和法德式的实证主义思想。到了20世纪，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英美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欧陆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这是在这些开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接下来，这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将一直延续到1800年左右。因此，我们将学习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我刚才是不是说了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哎呀。

培根和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这大概到1700年左右了。我说的是1800年吗？哎呀，又说错了。

1700。好的。1700。

所以，首先要记住的是，经院哲学在普遍性问题上的研究方法已经崩溃，这导致了哲学与神学的分离。注意托马斯·阿奎那是如何始终在进行哲学神学研究，以及他所从事的是以神学为导向的哲学研究的。

如今，这两者似乎正在分崩离析，因为维系它们的形而上学纽带已经消失。粘合剂已经断裂。17、18世纪，哲学不再受神学的指导，而是会受到科学的指导。

方法是科学的方法，他们使用的模型也是科学的模型。明白了吗？因此，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就此瓦解。

而你所看到的，不，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基于科学知识定义的理性观念。科学知识的理想成为了现代哲学的理想，它以科学知识为蓝本。

好的。现在我们再深入一两步。除了这两种影响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丰富内涵。

15至16世纪是古典学术复兴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古典手稿的重新发现所引发的，进而推动了古典学术的复兴，最终促成了各种古典哲学的复兴。尤其对英国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因此，即使像培根、霍布斯和洛克这样的人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不屑一顾，他们也都对柏拉图表示赞赏。所以，如果你看到中世纪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某种竞争，那么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开始下降，而柏拉图的地位开始上升。

由此产生的冲突更多地存在于柏拉图式的哲学影响与经验科学的影响之间。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实际上就是柏拉图主义。

它也指斯多葛主义，也指怀疑主义。在重新发现的古典文献中，包括罗马怀疑论者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的著作。

例如，他对皮浪主义的概述。因此，皮浪怀疑论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因为文本的重新发现，也是因为随着中世纪综合理论的瓦解，旧的认识论也随之瓦解。你看？是的，如果托马斯主义的认识论是关于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形式，并以类比的方式思考存在的等级等等，而你不再谈论存在等级中的形式，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还有什么用呢？无论如何，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司各脱和奥卡姆的逻辑更倾向于对其他人的观点进行辩证批判。

然后，人们开始系统地发展三段论证明法，以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那样。因此，这不仅是世界观的转变，更是对整个理性与知识概念的危机。怀疑主义是这些转折点的自然产物，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

所以，请记住文艺复兴，但与文艺复兴同时发生的还有宗教改革。新教改革者与当时哲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所有这些人物中，我认为最引人入胜的，尽管我也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误解了，那就是马丁·路德。

很有意思。马丁·路德曾在德国埃尔福特的一所大学接受教育，师从奥卡姆主义的唯名论者。他熟知奥卡姆的著作。

而且，在相当早的阶段，他曾称呼奥卡姆为“我亲爱的老师”。有意思吧？哦，他还在学校里学习过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在他早期的教学生涯中，他不得不教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他讨厌那份工作。

后来，他一度主张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从大学课程中剔除，只保留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内容。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主要集中在普遍论上，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唯名论者。

除了他曾受教于唯名论者（这通常是人们被事物吸引的原因）之外，他为何会被唯名论所吸引？他为何会被唯名论所吸引？因为他与奥卡姆一样，对上帝的主权抱有强烈的敬畏之心。意志论。

自愿论。因此，他关注的是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这正是马丁·路德“唯独因信称义”的精髓所在。

个人通过意志行为参与其中。但他在自由意志问题上也与奥卡姆持不同意见。或许是因为奥卡姆的一些名义论继承者更为极端。

人们往往更容易遭受朋友而非敌人的伤害。正因如此，奥卡姆的神学观点被指责为伯拉纠主义。伯拉纠，正如你可能记得的，是公元4世纪的一位英国僧侣，他极力强调自由意志，甚至否认存在任何束缚我们的原罪。

并坚持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顺服上帝，仅仅因为基督的生平和苦难的榜样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然而，在公元4世纪、5世纪等等时期，奥古斯丁等人抵制并否定了伯拉纠主义，以至于到了路德时期，伯拉纠主义已被公认为异端邪说，路德甚至指责奥卡姆是伯拉纠主义的信徒。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嗯，这才是关键所在。

你看，奥卡姆曾指出，中世纪强调万物都模仿上帝并爱上帝，由此他认为爱上帝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但爱上帝是一种美德。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美德是一种习惯。

习惯可以通过理性生活而养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理性对于爱是必要的，爱对于救赎是必要的，所以理性对于救赎也是必要的。你明白辩证法的批判吗？但上帝的恩典是白白饶恕我们的。

理性与救赎无关。神的恩典并非如奥卡姆主义者所暗示的那样，预备我们以功德来爱神，从而赚取救赎。相反，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予的饶恕。

因此，正是在唯独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得救的问题上，路德对奥卡姆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以，他对奥卡姆及其学派的态度可谓爱恨交织。在哲学层面，他喜爱奥卡姆及其学派，但又厌恶其意志论走向极端，因为这影响了因信称义的论证。

嗯，路德很有意思，非常有趣。约翰·加尔文早期曾以斯多葛学派的传统撰写过关于罗马塞内卡的著作。当然，加尔文接受过法律训练，因此他对斯多葛学派的法理学和自然法非常着迷，他在探讨伦理学时也经常谈到斯多葛学派传统中的自然法。

有趣的是，路德像奥卡姆一样，将自然法与正当理性联系起来；而加尔文则像斯多葛学派一样，认为自然法是普遍不变的。这是因为斯多葛学派的道德秩序有着形而上学的基础，这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秩序不同。伊拉斯谟则更倾向于柏拉图主义。

梅兰希顿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因此，情况相当有趣。但我更想重点探讨宗教改革对哲学的影响这一论点。

这是理查德·波普金提出的一个论点。出自理查德·波普金的著作《从伊拉斯谟到笛卡尔的怀疑论》。

理查德·波普金。我说的是波普金吗？我说的是波普金。皮特金？不对，听起来不对劲。

我觉得波普金是对的。我意识到，我的笔记里写的是皮特金，但我却写成了波普金。我之所以写成波普金，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波普金是对的，皮特金是错的。

哎呀，第三次了。是的，理查德·波普金。怀疑论从伊拉斯谟一直延续到笛卡尔。

他论证这一论点时指出，认识论真空并非仅仅是一个真空，而是中世纪综合体系崩溃的体现。教会权威的丧失也导致了这一崩溃。换言之，新教改革坚持“唯独圣经”（*scriptura sola*），即唯有圣经拥有权威，从而否定了教会在解释圣经或论述圣经未提及之事上的权威。

于是，人们对如何认知产生了不确定性。人们担心，如果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解释经文，就会造成知识混乱。人们认为，这确实有可能导致我们丧失任何清晰的理解或知识。

波普金认为，正是这一点促成了怀疑主义的兴起。怀疑主义的兴起以法国哲学家蒙田为代表，威拉德周三曾顺带提及蒙田。这种怀疑主义在笛卡尔哲学的开端也显而易见，因为笛卡尔在其《沉思录》和《方法论》中，都以提出怀疑论立场作为开篇。他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认识的。

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通过论证来摆脱怀疑主义。那么，如果不是怀疑主义本身就是他们头顶上悬着的威胁，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笛卡尔给哲学带来的根本性方法论变革，不再是从已有的信念出发进行思考，而是从虚无出发，逐步推导出结论。这种根本性的方法论变革，即怀疑主义的影响，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崩溃以及宗教改革中教会权威的瓦解所造成的思想真空。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论点，我认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所担忧的问题。于是，我们由此进入了现代。那么，究竟是什么填补了认识论上的真空，力挽狂澜呢？你看，这才是关键所在。

你周一要读弗朗西斯·培根的书，对吧？你会发现培根谈到了某些偶像。用这个词来形容错误的思维方式很有意思。

他谈到了一些他持怀疑态度的偶像，其中包括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传统哲学、幼稚的观察、流行的观点以及因误用语言而产生的观念。

换句话说，他提出的问题正是怀疑论所关注的那类问题：我们如何才能确切地知道？而培根所做的，就是提出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经验学习、归纳推理、收集证据以及得出关于原因的结论。

培根在其伊丽莎白时代的乌托邦主义中，构想了一个建立在新兴的、基于有效因的经验机械论之上的宏伟乌托邦社会。是啊，真是引人入胜。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大约在1600年左右，笛卡尔开始了他的《沉思录》，即他的方法论论述。他首先阐述了怀疑论问题，然后继续展开论述。他是如何摆脱怀疑论的呢？他运用了数学方法，也就是欧洲大陆科学的方法，特别是光学方法，而光学方法正是运用了简单的几何学。几何推理的方法是什么？从基本公理出发，然后进行证明。

这就是笛卡尔的方法。因此，为了避免怀疑论，人们提出了两种替代方法：经验科学的方法和数学的方法。

取代中世纪神学洞见、指导哲学思考的认知方式是什么？启蒙运动时期，理性的准则难道不是科学方法和知识的准则吗？而这，说来话长，正是19、20世纪科学思维和当今科学自然主义的根源。我并不想把一切都归咎于亚琛，也不建议你们这样做。

不，奥卡姆完全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他关心的并非此事。但这的确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详细探讨。